

世界经典名著系列

世界名著宝库



安徒生童话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藏着并不等于遗忘

从前有一座古老的房子；它的周围环绕着一条总是泥泞不堪的壕沟，沟上有一座吊桥，这座桥吊着的时候比放下的时候多，因为平时来访的客人并没有多少算得上是贵客。屋檐下有许多特别造来为开枪用的枪眼——假如敌人走得接近的话，也可以从这些枪眼里把开水或者白热的铅淋到他们头上去。屋子里的梁都很高，这很好，因为炉子里烧着笨重粗大而潮湿的木头，这样就能使炉子里的烟有地方可去。墙上挂着的是一些穿着铠甲的男人的画像，和庄严的、穿着一大堆衣服的太太们的画像。不过他们之中最高贵的一位仍旧住在这里。她叫做美特·莫根斯。她是这个公馆里的女主人。

有一天晚上来了一群强盗。他们打死了她家里的三个人，还加上一只看家狗。接着他们就用拴狗的链子把美特太太套在狗屋上；他们自己却在客厅里得意地坐下来，喝着从她的酒窖里取出来的酒——都是很好的麦芽酒。

美特太太被狗链子套着，但她却连狗吠声都做不出来。

强盗的小厮走到她身边来。他偷偷地走，由于他决不能让别人看见，否则别人就会打死他。

“美特·莫根斯太太!”小厮说道,“你记不记得,你的丈夫活着的时候,我的父亲得骑上木马?那时你替他求情,但没有成功。他只好骑,一直骑到他变成残废。但是你偷偷地走过来,如我现在一样;你亲手在他的脚下垫两块石头,使他能够得到休息。谁也没有看见这件事情,或人们看见了也装做没看见。你那时是一个年轻而且富有同情心的太太。这件事情是我的父亲告诉我的。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过,但我并没有忘记!美特·莫根斯太太,现在我要解救你!”

他们两人从马厩里牵出马来,在风雨里骑走了,并且得到了人们善意的帮助。

“我为那个老人做的一点举手之劳,现在所得到的报酬倒是不少!”美特·莫根斯说道。

“不说并不等于是忘记!”小厮说。

强盗们以后都得到了他们应得的绞刑的处罚。

另外还有一幢老房子;它现在仍旧矗立在那儿。它不是属于美特·莫根斯太太的,而是属于另一个贵族家庭。

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这个时代里。太阳照耀着塔上的金顶,长满了树的小岛浮现在水上如一些花束,野天鹅在这些岛的周围安详地游来游去。花园里长着许多玫瑰。屋子的女主人本身就是一朵最最美丽的玫瑰,它在快乐中——在与人为善的快乐中——射出光辉。她所做的好事并不在世人的眼中表现出来,而是藏在人的心里——藏着不等于忘记。

她目前从这屋子走到田野上一个孤独的小茅棚子里去。茅棚里住着一个穷困的、瘫痪的女子。小房间里的窗子是朝北开的，太阳光长年地照不进来。她只能看见被一道很高的沟沿隔断的一小片田野。但是今天有太阳光轻柔地射进来。她的房间里有上帝的温暖的、快乐的阳光射进来。阳光是从南边的窗子射进来的，而南边开始有一堵墙。

这个瘫痪病患者坐在温暖的太阳光里，望着树林和海岸。世界现在变得如此广阔和美丽，而只须那幢房子的好太太说一句话这一切就能办得到。

“说那一句话是多么容易，帮那一点忙是多么轻松！”她说道，“可是我所得到的快乐是无穷无尽的伟大和幸福！”

正由于如此，她才做了那么多的好事，关心穷人屋子里和富人屋子里的一切人们——因为富人的屋子里也有痛苦的人。她的善行没人看见，是悄悄进行着的，但是上帝并没忘记。

还有一幢老房子；它是坐落在一个喧闹的大城市里。这幢房子里有房间和客厅，不过我们却不能进去；我们只须去看看厨房就得了。它里面是既温暖而又明朗，既干净而又整齐。铜器皿闪闪发光，桌子非常亮，洗碗槽像刚刚擦过的案板一样干净。这一切是一个什么都干的女佣人做的，但她还腾出时间把自己打扮一番，好像她是要到教堂里去做礼拜般的。她的帽子上有一个蝴蝶结——一个黑蝴蝶结。这说明她在服丧期间。但她并没有要哀悼的人，因为她既没有父亲，也没有母亲；既没有亲戚，也没有恋人；她是

一个贫穷的女子。她只有一次和一个穷苦的年轻人订过婚。他们彼此相亲相爱。有一次他来看她。

“我们两人什么也没有！”他说道，“对面的那个寡妇对我说过不少充满热情的话。她将使我富有，但我心里只有你。你觉得我怎么办好！”

“你觉得怎样能令你幸福就怎么做吧！”女子说。“请你对她和善些，亲爱些；不过请你记住，自我们分手的这个时刻起，我们两个人就不能再常常见面了！”

好几年过去了。她在街上遇见了她以前的朋友和恋人。他显出一副为病所苦的样子。她的心中十分难过，忍不住要问一声：“你近来怎么样？”

“一切都好！”他说。“我的妻子是一个正直和善良的人，但我的心中只想着你。我和自己作过斗争，这斗争现在快要结束了。我们只有在上帝面前再见了。”

一个星期过去了。这天早晨报纸上有一个消息，说他已去世了；因此她现在服丧。她的恋人死了；报纸上说他留下一个妻子和前夫的三个孩子。铜钟发出的声音很嘈杂，但是铜的质地是十分纯净的。

她的黑蝴蝶结表示哀悼的感情，但这个女子的面孔显得更悲哀。这悲哀藏在心里，但是永远不会遗忘。

嗨，现在有三个故事了——一根茎杆子上的三片花瓣。你还希望有更多如此的苜蓿花瓣吗？在心的书上有的是：它们被藏着，但是并没有被遗忘。

(1866年)

谁是最幸运的

“多么漂亮的玫瑰花啊!”阳光说道,“每一朵花苞将会开出来,而且将会是同样的美丽。它们都是我的孩子!我吻它们,让它们获得生命!”

“它们是我的孩子!”露水说道,“是我用眼泪把它们哺育大的。”

“我认为我是它们的母亲!”玫瑰篱笆说道,“你们只是些干爸爸和干妈妈。你们不过凭借你们的能力和善心,在它们取名时送了一点礼物罢了。”

“我美丽的玫瑰孩子!”他们三位齐声说,同时祝福每朵花获得很大的幸运。不过最大的幸运只一个人能拥有,而同时也一定还有一个人只得到最小的幸运;但是它们中间哪个是这样呢?

“这个我倒要了解一下!”风儿说,“我哪里都去,连最小的窄缝也要钻进去。什么事情的里里外外我都已知道。”

每朵怒放的玫瑰花听到了这话,每个要开的花苞也听到了这话。

这时有个悲愁的、慈爱的、穿着黑丧服的母亲走到花园里来了。她摘下一朵玫瑰。这朵花正是半开,既娇嫩,又

丰满。在她看来，它好像是玫瑰花中最美丽的一朵。她把这朵花拿到一个清静无声的房间里去——在这儿，几天之前还有一个快乐年轻的女儿在欢蹦乱跳着，但现在她却僵直地躺在一个黑棺材里，像一个睡着了的大理石像。母亲把这死孩子吻了一下，又把这半开的玫瑰花吻了一下，接着把花儿放在这年轻女孩子的胸膛上，好像这朵花的馨香和母亲的吻就可以让她的心再跳动起来似的。

这朵玫瑰花好像正在开放。它的每一片花瓣因为一种幸福感而颤抖着，它想：“人们现在给了我一种爱情的神圣职责！我似乎成了一个人间的孩子，得到了一个母亲的吻和祝福。我将走进一个未知的国度里去，在死者的胸膛上做着梦！毫不怀疑地，在我的姊妹中要算我是最幸运的了！”

在长着这棵玫瑰树的花园里，那个为花锄草的老女人走过来了。她也发现到了这棵树的美；她的双眼盯着一大朵盛开的花。再降一次露水，再享受一天的温暖，它的花瓣就会落了。老女人看到了这一点。于是她就觉得，它既然完成了美的任务，它现在也该有点实际的用处了。因此她就把它摘下来，轻轻地包在一张报纸里。她把它带回家来，和一些其他没有叶儿的玫瑰花放在一起，成为“混合花”被保存下来；所以它又和一些叫薰衣草的“蓝小孩”掺杂在一起，用盐永远保藏下来！仅仅有玫瑰花和国王才能这样。

“我是最光荣的！”当锄草的女人拿着它时，玫瑰花说。
“我是最幸运的！我将被长久地保藏下来！”

有两个年轻人到这花园里来，一个是画家，一个是诗

人。他们每个人摘下了一朵最漂亮的玫瑰花。

画家把这朵盛开的玫瑰花画在画布上，弄得这朵花以为自己正在照着镜子。

“这样一来，”画家说，“它就能活好几代了。在这期段时间里将不知有几百万朵玫瑰花会萎谢，会死掉了！”

“我是最得宠的！”这玫瑰花说道，“我得到了人世间最大的幸福！”

诗人把他的那朵玫瑰望了一下，写了一首歌颂它的诗——歌颂他在这朵玫瑰的每片花瓣上能够读到的奇异秘密：《爱的画册》——这是一首不朽的诗。

“我和这首诗永垂不朽了，”玫瑰花说。“我是最幸运的！”

在这一丛美丽的玫瑰花中，有一朵几乎被别的花遮住了。极偶然地，也可能算是很幸运的，这朵花有一个缺点——它不能笔直地立在它的茎子上，而且它这一边的叶子和那一边的叶子不怎么匀称：在这朵花的正中央长得有一片畸形的小绿叶。这种现象在玫瑰花中也是不免会发生的！

“可怜的孩子！”风儿说，与此同时在它的脸上温柔地吻了一下。

这朵玫瑰认为这是一种祝贺，一种称赞的表示。它有一种感觉，觉得自己与众不同，而它的正中心长出一片绿叶，正表现出它的特立出众。一对蝴蝶飞到它上面来，吻了它的叶子。这是一个求婚者；它让他飞走了。后来有只粗暴的大蚱蜢到来了；他四平八稳地坐在另一朵玫瑰花上，与之同时自作多情地把自己的胫骨沾沾自喜擦了几下——

这是蚱蜢的表明爱情的一种方式。被他坐着的那朵玫瑰花不懂得这道理；可是这朵与众不同的、有一片小绿叶的玫瑰却十分明白，由于蚱蜢在看它——他的眼色似乎在说：“我可以爱得把你一口气吃掉！”无论怎么热烈的爱情也超过不了这种程度；爱得被吸收到爱人的身体里去！但是这朵玫瑰倒不愿被吞到这个蚱蜢的身体里去。

夜莺在一个满天星斗的夜里歌唱着。

“这是为我而唱的！”那朵有缺憾、或那朵与众不同的玫瑰花说。“为什么我在各方面都要比我的姊妹们特别一些呢？为什么我得到了这个特点、令我成为最幸运的花呢？”

两位抽着雪茄烟的绅士走到花园里来。他们讨论着玫瑰花和烟草：据说玫瑰经不起烟熏；它们总会立即失掉它们的光彩，变成绿色；这真值得试一下。他们不愿意试那些最漂亮的玫瑰。他们却要试试这朵有缺点的玫瑰。

“这是一种新的荣宠！”它说道，“我真是分外的幸运，非常的幸运！”

所以它在自满和烟雾中变成了绿色。

有一朵含苞未放的玫瑰——大概是玫瑰树上顶好看的一朵——在园丁扎得很精致的一个花束里占了一个首要的位置。它被送给这家那个骄傲的年轻主人，它和他一起乘着马车，作为一朵美丽的花儿，沉迹于别的花儿和绿叶之间。它参加五光十色的集会：这儿男人和女人打扮得花枝招展，在无数的灯光中闪出光彩。音乐奏起来了。这是在被灯光照耀得如白昼一般的戏院里面。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，一位有名的年轻舞蹈家跳出舞台，一连串的花束，像

花的雨点般的向她的脚下抛来。扎着那朵像珍珠一样美丽的玫瑰花束也掉下来了；这朵玫瑰感到无比的幸运，感到它在向光荣和美丽飞去。当它一接触到舞台面的时候，它就快活地舞起来，跳起来，在舞台上滚。它跌断了它的花茎。它没有到达它所崇拜的那个人手中去，而却滚到幕后去了。道具员将它捡起来，看到它是那么美丽，如此芬芳，只可惜它没茎子。他把它放在衣袋里。当他晚间回到家来时，他就把它放在一个小酒杯里；它在水里浸了一整夜。大清早，它被放到祖母的面前。垂暮而衰弱的她坐在一个靠椅里，望着这朵美丽的、残破的玫瑰花，很欣赏它和它的香气。

“是的，你没有走到有钱的、漂亮的小姐桌子旁边去；你真是到一个贫穷不堪的老太婆身边来了。你在我身边就仿佛一整棵玫瑰花树呢。你是多么可爱啊！”

所以她怀着孩子那么快活无比的心情来望着这朵花。当然，她同时也想起了她消逝了很久的那个青春时代。

“窗玻璃上有一个小孔，”风儿说，“我非常自如地钻进去了。我看到了这个老太婆发出青春的光彩的眼睛；我也看到了浸在酒杯里的那朵美丽的、残破的玫瑰花。它是一切花中最最幸运的一朵花！我知道这一切！我敢于这样说！”

花园里玫瑰树上的玫瑰花都有它自己的历史。每朵玫瑰花都相信，同时也认为自己是幸运的，而这种信心也令得它们感到分外幸福。不过最后的那朵玫瑰花认为自己是幸运的。

“我比大家活得都长！我是最后的、唯一的、也是妈妈

最喜爱的孩子!”

“但我却是这些孩子的妈妈!”玫瑰篱笆说。

“我是它们的母亲!”太阳光道。

“我也是!”风儿和天气说道。

“每个人都有份!”风儿说,“并且每个人将从它们那里得到自己应得的一份!”于是风儿就令叶子在篱笆上散开,让露水滴着,让太阳照着。“我也要得到我的一份,”风儿说。“我得到了一切玫瑰花的故事;我将把这些故事在这个茫茫的世界里传播出去!请告诉我,它们之中谁是最幸运的?是的,你们说呀;我已说得不少了!”

(1868 年)

钟 声

黄昏的时候，太阳正在缓缓沉下去，烟囱上飘着的云块泛出一片金黄的光彩；这时候在一个大城市的小巷里，一忽儿这个人，一忽儿那个人全都听到近似教堂钟声的奇异声音。不过声音每次持续的时间很短暂。因为街上隆隆的车声和喧闹的人声总是把它打断了。

“暮钟响起来了！”人们说道，“太阳落下去了！”

城外的房子相互的距离比较远，而且都有花园和草坪；所以城外的人就可以看出天还是很亮的，所以也能更清楚地听到这个钟声。它好像是从一个藏在静寂而清香的森林里的教堂里发出来的。大家向这声音飘来的方向看去，不禁起了一种肃穆的感觉。

过了好长一段时间，人们开始相互传说：“我不知道，树林里会不会有一个教堂？钟声的调子是如此奇异和美好，我们不妨去仔细瞧一瞧。”

于是富人坐着车子去，穷人步行去；不过路好像怎样也走不完。当他们来到森林外面的柳树林跟前时，就坐下来休息。

他们望着长长的柳树枝，以为真的已走进森林里来了。

城里卖糕饼的人也搬到这儿来，而且搭起了帐篷。接着又来了一个卖糖果的人，不一会儿这人在自己的帐篷上挂起了一口钟；这口钟上还涂了一层防雨的沥青，不过它里面却没钟舌。

回到家之后，大家都说这事情很稀奇，比他们吃过一次茶还要奇特得多。有三个人说，他们把整个的树林都走完了，直走到树林的尽头；他们总是听到这个奇怪的钟声，不过那时它好像是从城里飘来的。甚至还有一位编了一支歌，把钟声比成一个母亲对一个亲爱的好孩子唱的歌——什么音乐也没这种钟声好听。

这个国家的皇帝也听到了这件事。他颁布了一道圣旨，说不管什么人，只要能找出钟声的发源地，就可以被封为“世界的敲钟人”——哪怕他所发现的不是钟也没关系。

这么一来，许多人为生计的考虑，就到树林里去寻找钟。不过在回来的人当中只有一个人能说出一点道理，谁也没有深入树林，这人当然也没有，但是他却说声音是住在一株空树里的大猫头鹰发出来的。这只猫头鹰的头脑里装的全都是智慧。它不停地把脑袋撞着树。但是这声音是从它的脑袋里发出来的呢，还是从空树干里发出来的呢，他可没有把握作出定论。他总算得到了“世界的敲钟人”这个职位，所以他每年写一篇关于猫头鹰的短论。不过大家并没有因为读了他的论文而变得比从前更聪明。

在举行坚信礼的那一天，牧师发表了一篇非常华美而动人的演说。受坚信礼的孩子们都受到了极大的感动，由于这是他们生命中极重要的一天。他们在这一天从孩子变

成了成年人。他们幼稚天真的灵魂也要变成更有理智的成年人的灵魂。当这些受了坚信礼的人走出城外时，处处照着灿烂的太阳光，树林里那个神秘的大钟发出非常洪亮的声音。他们想马上就去搜寻这个钟声；因此他们全都去了，只有三个人是例外。一个要回家去试试她的参加舞会的礼服，由于她这次来受坚信礼完全是为了这件礼服和舞会，要不她就决不会来的。第二个是一个出身贫寒的孩子。他受坚信礼穿的衣服和靴子是从主人的少爷那儿借来的；他必须在指定的时间内归还。第三个说，在他没有得到父母的同意之前，决不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。他一直是一个乖巧的孩子，即使受了坚信礼，仍旧是如此。人们不应该笑他！——但是人们却仍然笑他。

所以这三个人就不去了。别的人都蹦蹦跳跳地走了。太阳在照耀着，鸟儿在唱着，这些刚刚受了坚信礼的人也在唱着。他们彼此手挽着手，由于他们还没得到什么不同的职位，并且大家在受坚信礼的这天在我们的上帝面前都是平起平坐的。

不过他们之中有两个最小的孩子马上就感到腻烦了，因此他们两个人就回到城里去了。另外还有两个小女孩子坐下来编织花环，也不愿意去。当其他的孩子走到那个卖糕饼的人所在的柳树林里时，他们说：“好，我们算是到了。钟连影子都没有，这全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幻想！”

正当这时候，一个柔和而庄严的钟声在树林的深处响起来；有四五个孩子决计再向树林里走去。树又密，叶子又多，要向前走真是十分困难。车叶草和秋牡丹长得非常

高，盛开的旋花和黑莓像长花环般的从这棵树牵到那棵树。夜莺在这些树上跳舞唱歌，太阳光在这些树上嬉戏。啊，这地方真美丽得很，不过这条路却不是女孩子可以走的，因为她们在这儿非常容易撕破自己的衣服，这儿有长满各色青苔的石块，有潺潺流着的清新泉水，发出“骨碌，骨碌”的奇怪声音。

“这不会是那个钟吧？”孩子中有一个问道。于是他就躺下来静静地听。“我倒要研究一下！”

他一个人停了下来，让别的孩子往前走。

他们寻找到一座用树皮和树枝盖的房子。房子上有一棵结满了苹果的大树。看样子它好像是把一切幸福都摇到这个盛开着玫瑰花的屋顶上似的。它的长枝子盘在房子的三角墙上，而这墙上正悬挂着一口小小的钟。难道大家听到的钟声就是从这里发出来的吗？是的，他们都有这种看法，唯独一个人是例外的。这人说，这口钟太小，太精巧细致，决不会叫他们在很远的地方就听得见！此外，他们听到过的钟声和这钟声完全不同，因为它能感动人的心灵。说这话的人是国王的儿子。因此别的人都说：“这种人老是想装得比其他人聪明一点。”

这样，大家就让他一个人继续向前走。他越向前走，他的心里就越充盈了一种森林中特有的静寂之感。不过他仍然听见大家所欣赏的那阵小小的钟声。有时风把那个糕饼店里的声音吹拂而来，于是他就听到大家在一面吃茶，一面唱歌。但是洪亮的钟声比这些声音还要大，仿佛有风琴在伴奏似的。这声音是从左边来的——从心所在的那一边

来的。

有一个沙沙的响声从一个灌木丛中飘出来。一个可爱的男孩出现在了王子面前。这孩子穿着一双木鞋和一件很短的上衣——短得连他的手肘也盖不住。他们彼此都认识，因为这个孩子也是在这天参加过坚信礼的。因为他得回去把衣服和靴子还给老板的少爷。他没有能和大家一起来，他办完了这件事之后，就穿着木鞋和寒碜的上衣独自一人走来，因为钟声是那么洪亮和那么深沉，他非来不可。

“我们一起走吧！”王子温和地说。

这个穿着木鞋的孩子感到很尴尬。他把上衣的短袖子拉了一下，说恐怕他不能像王子那样走得快；此外，他认为钟声肯定是从右边来的，因为右边的景象很庄严和美丽。

“这样一来，我们就碰不到一起了！”王子说，对这穷苦的孩子点了点头。孩子往这树林最深最密的地方走去。荆棘把他破烂的衣服挂破了，把他的脸、手和脚划得淌出血来。王子身上也有好几处伤痕，但是他所走的路却充满了太阳光。我们现在就要注意他的路线，由于他是一个聪明的孩子。

“即使我走到世界的尽头，”他说道，“我也要找到这口钟！”

难看的猿猴高高地坐在树上做怪脸，呲牙咧嘴。“我们向他身上扔些东西吧！”它们说，“我们打他吧，因为他是国王的儿子！”

不过他不惧困窘，他一步一步地走向树林的深处。那儿长着许多奇异的花：含有红蕊的、如星星一样的百合花，

在微风中射出光彩的、天蓝色的郁金香，结着像大肥皂泡一样发亮的果实的苹果树。你想想看，这些树在太阳光里该是多么艳丽夺目啊。

周围是一片非常美丽的绿草原。草上有公鹿和母鹿在嬉戏，而且还有茂盛的栎树和山毛榉。从树缝里长出草和藤本植物来。这一大片林木中有悄悄的湖，湖里还有游泳着的白天鹅，它们在拍着翅膀。王子站着静静地听。他常常觉得钟声是从深沉的湖里飘扬来的；不过他立刻就注意到，钟声并不是从湖里来的，而是从森林的深处来的。

太阳现在下沉了，天空如火一样地发红，森林里是一片静寂。这时他就跪下来，唱了黄昏的赞美歌，所以他说：

“我将永远看不到我所追寻的东西！现在太阳已坠下去了，夜——漆黑的夜——已经到来了。或许在圆圆的红太阳没有消逝以前，我还能够看到它一眼吧。我要爬到崖石上去，由于它比最高的树还要高！”他抓着树根和藤蔓在潮湿的石壁上攀爬。壁上盘着水蛇，有些癞蛤蟆也好像在对它狂叫。不过，在太阳没有落下去以前，他已经爬上去了。他在这块高处仍旧可以看见红彤彤的太阳。啊，这是多么美丽的景象啊！海，他的眼前展开一片美丽的无边无际的大海，汹涌的海浪往岸上袭来。太阳悬在海天相连的那条线上，像一座发光的大祭坛。所有融化成为一片鲜红的色彩。树林在唱着歌，大海在唱着歌，他的心也和它们一起在唱着歌。整个大自然成了一个伟大的、圣洁的教堂：树木和浮云就是它的圆柱，花朵和绿叶就是它的柔软的地毯，天空就是它的广阔的圆顶。就在这时候，那个穿着短袖上